

資本主義
到
共產主義

韶華輯譯

中原新華書店印行

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

華新館

中原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



輯譯者

詔

華

出版者

中原新華書店

原版本

太岳新華書店

——社會科學簡明
教程

經售處

各地新華書店

開封 鄭州 洛陽
寶豐 魯山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中編 1-3500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特徵

資本主義，是以一個階級榨取別個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經濟機構中最後的和最發展的一種。因為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結合的特殊性質，使資本主義和先行於它的社會——經濟機構的不同。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家以私有財產為基礎，握有生產手段。直接生產者的工人，沒有生產手段，不得不將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在勞動過程中，工人不僅要補償自己勞動力的價值，而且還要創造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被資本家剝竊去了。比奴隸所有者和封建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是別一種壓迫和榨取勞動的形態。在奴隸所有者和封建的生產方式下，榨取是用直接的強制方法來實現；在資本主義下，榨取是採用經濟強制的形態，即是以資本家剝竊僱傭工人的無償勞動為基礎。

在商品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勞動力成了商品，貨幣也變成了資本。在資本主義時代，商品生產採取普遍的和統治的形態。雖然工人、自己唯一的商品——勞動力——的所有者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他在經濟上却牢固地束縛在資本主義的車輪下。「對自己的所有者，羅馬的奴隸是被鍊條鎖着。僱傭工人是被看不見的鍊條束縛着。但這種所有者不僅是個別的資本家，而是資本家

階級」(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四五〇頁)。

跟着單純商品生產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時候起,單純商品生產所特有的財產法則,也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佔有法則——資本家佔有別人勞動的生產品的法則。生產在資本主義下帶着社會性質(生產採取手工廠和工廠形態的社會化,一個企業對其它企業的聯系和依存性,社會分工)的同時,佔有却是私人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私人資本主義的佔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它制約着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個別企業的有組織和市場上的自然力支配之間的矛盾,以及其它),並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主義中表現出來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和統治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時,還繼續存在着以前的各種經濟機構所特有的生產形態和社會關係。「世界上沒有也不能有「純粹的」資本主義,而時常有着封建制度的雜質、小市民性的雜質,還有某些其它的雜質」(「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二六三頁)。

資本主義是怎樣發生的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看做永久的超歷史的生產形態,以為這種生產形態是一切時期和一切民族所固有的。他們說到希臘、羅馬、古代東方各國的資本主義。「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最初的萌芽,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個別城市中就有地位,但仍然僅在十六世紀,才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紀元。它在這樣的地方出現了:這些地方已經取消了農奴制度,中世紀最鮮豔的花朵已經大大地凋謝了,這是一些自由的城市」(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五七四頁)。

資本主義的發生，伴來了中世紀城市中行會手工業的崩解，鄉村中小生產者的崩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成長出來的。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的崩解，是解放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的要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五七三頁)。十四世紀，英國、意大利和弗蘭德爾，出現了有五至十個手藝工匠的作坊。同時，商人們擔任了工業企業家的角色。商業、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和農業中貨幣地租的採用(十四世紀)，使鄉村中封羈的自然經濟開始崩解了。農業中商品生產加大了，和這同時，也加大了農民對於商業資本的和高利貸資本的從屬性。在意大利、尼德蘭、佛蘭德爾，從十四世紀末葉起也在英國，發生了資本主義的羊毛工業。在礦工業和航海業中，更早就有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

原始積蓄過程

從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初葉起，猛烈地展開着歷史發展全部行程準備好了的所謂的原始積蓄的過程，即是用暴力使直接生產者和生產手段分離，它是在人類的編年史中「用血和火的語言」(馬克思)記載了的。英國提供了發生資本主義的典型。十四世紀，因為羊毛工廠在佛蘭德爾發展的連帶關係，羊毛的價格提高了，因此引來了英國用暴力「圍圈」公社的土地，地主收奪這些土地，是為着發展牧羊業，把農民的耕地變成了牧場，致令鄉村中大批生產者都被剝奪了土地，用暴力把他們由公社的土地上驅逐出去，喪失了生產手段。國家政權的集中和小的封建領主對國王政權(它是倚靠資產階級的城市支持的)的更加服從，惹起了解散封建領主的親兵及增大無所事事者的人數。這一切創造了喪失生產手段的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十五世紀偉大的地理發現(發現美洲、繞行非洲的海道以及其它)，加快了原始積蓄的過程。

存在大量的自由工作人手及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的積蓄，創造了轉到專門的資本主義生產——手工廠——的條件。手工工廠是資本主義合作的更簡單的形態，它的特性是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作坊內部的分工；手工廠的工人們，不過是生產過程的構成部分，陷落到對資本完全的依存中。

商品生產的發展與工業革命

商品生產的發展，使市場和生產者疏遠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站着收買商人，他起初銷售直接生產者的生產品，後來更開始對生產者供給原料和勞動工具（例如十七世紀的六十年代，在法國的阿曼城，有十萬製造洋布的手工業者，都是替八個收買商人做工）。但「手工工廠既不能全部範圍地包括社會生產，也不能在它自己的基礎上把它改造。它作為一種經濟的詭計，在城市手工業和鄉村家庭工業的廣大的基礎上穩立着。它自己的窄狹的技術基礎，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和它自己所創造的生產的需要發生了矛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二七九頁）。

十八世紀的下半期，完成了工業革命、工作機的革命的改造。一七六四年，發明了叫做「得會卑」的紡車，一七六七年發明了紡機，一七八五年，克羅梭頓發明了走錘精紡機，一八〇四年卡爾特賴特改善了他所發明的機械織機。瓦特發明的蒸汽機，開始用來發動紡織機。在這些發明以後，引起了冶金技術的變化。採用機器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就是擷取空前的增大，人服從機器，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附屬品。對於最初的機器的出現，工人以破壞、消滅機器的企圖和暴動來答覆了。以後，工人明白了機器的意義及它被資本主義應用的性質，他們把對機器的嫌惡轉加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上。工人變成機器的單純附屬品，制約了資本主義一項最重

5

要的矛盾——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作切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工廠。普遍應用的發動機的發明及製造機器之機器生產，使資本主義替自己創造了強有力的技術基礎。在英國以後，法國、美國也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而在十九世紀，德國、俄國、日本及其它國家也都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些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國家，依賴生產——技術的水準，已經趕上了英國的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的發生却「有着各種的色調，以各種的程序通過着各種的階段及各種的歷史時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五七四頁）。法國的工業革命，比英國更慢得多地進行了。同時，在英國進到了工業革命的時候，幾乎沒有了小農經濟，而在法國，它們却佔優勢。小農經濟的存在，促進了高利貸資本加強的發展及大量貨幣資金在少數人手裏的集中。

十九世紀初葉，德國也被吸收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上。十九世紀初葉取消了農奴制，同時却没有排除封建關係，把小農放到了對大地主服從中，大地主變成了資本家。列寧把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這種發展途徑，叫做普魯士式的途徑。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加快了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而民族統一的過程及一八七一年德國對法國的勝利及由法國取得的賠款，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迅速發展。

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漸漸地擴張到了農業中，雖然土地上的私有權在這裏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阻礙。因為個別國家條件的特殊性的結果，形成了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的兩種途徑，所謂的普魯士式的途徑和亞美利加式的途徑。在普魯士式的發展途徑下，和資本主義生產同

時，還保存着小生產者對地主——貴族的從屬性；保存着並鞏固着封建關係及農奴制度的殘餘。亞美利加式的發展途徑，是資本主義在農業中更自由的發展；消滅了封建關係，和小商品生產者同時更創造了農場經營者——資本家。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創造了三種農村居民：鄉村資產階級，他們和全體資產階級共同反對無產階級；貧農——有着分地的雇傭的勞動力，他們和無產階級一同前進；中間的農民集團，他們動搖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但在無產階級和榨取者階級鬥爭的行程中，他們却會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性，在資本主義時代到了最高的發展。資本主義形成了生產力強大的發展、生產巨大的成長的條件，它們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是不可能的。追求利潤、競爭，惹起了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性的增長。技術、交通手段、城市、無產階級的成長，取得了巨大的規模。「資產階級，創造了比以前一切世代總共的生產力更加强盛的並更加巨大的生產力」（「馬——恩全集」，第五卷，四八八頁）。但「在私有財產的統治下，這些生產力却不過取得一方面的發展，對於大多數人成了破壞的力量，並且許多這類的生產力，在私有財產下完全不能找到自己的應用」（同書，五一頁）。

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與週期恐慌

資本家之間相互競爭的鬥爭，使他們不得不去經常擴大自己的生產，提高它的技術水準，加強勞動生產性，而且同時加強對工人階級的榨取。

這樣看來，採取資本積蓄的形態的擴大再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法則。資本積蓄，是用把剩餘價值變爲資本的方法來進行，也以擴大的規模再生產着資本主義的關係。在積蓄的行程中，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向，在於創造新的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物質前提，在於準備轉到這種生產方式的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加大了資本的集中和集合，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生產社會化。和這同時，也加大了不斷地加多的工人階級的激昂憤慨，這些工人階級，在工廠生產過程中訓練了、團結了、組織了、習慣了集團主義和協作。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這樣的水準；在這種水準下，它們和它們的資本主義的形態成了不能並存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的喪鐘響了。剝奪者「被剝奪者」』（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六一—三頁）。

獨佔資本主義與發展不平衡性

生產的集中，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引到了發生資本主義的獨佔及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綜合。獨佔成了資本主義的支配形態。和商品輸出同時，資本輸出獲得了特別的重要性。世界被帝國主義國家和獨佔團體之間瓜分了。加強了對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人民的榨取。

和這同時，加強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帝國主義時代尖銳化了，它把帝國主義列強持久的國際聯合造成了不可能的，把爭取再分割世界的新戰爭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把一切人種、一切民族都捲入了資本主義榨取的漩渦中。資本輸出和對殖民地的經濟奴役，創造着把整個國家變成金利生活者國家的條件，形成了整羣積債券利息生活的寄生者的階層。獨佔產生了停滯和腐朽的傾向。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和臨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它的特性，是成熟了轉到更高的社會關係——社會主義——去的客觀要素。「金融壓迫的世界體制內部矛盾的增大和軍事衝突的不可避免性，致令帝國主義世界陣線成了更容易被革命方面擊破的。而且從個別國家方面反對這種陣線成了更加可能的」（斯大林，「列

專主義問題」，八二頁）。「帝國主義是社會革命的前夜」（「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一七頁）。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矛盾達到了極點，當時無產階級革命成了直接實踐的問題，當時工人階級準備革命的舊時代過去了，並成長出來了直接進攻資本主義的新時代」（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三頁）。這種進攻，開始於偉大的十月無產階級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部分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偉大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所進行的英勇鬥爭，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完全勝利。「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唯一的和包括一切的世界經濟體制，……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同時，還存在着社會主義的體制，社會主義體制成長着、進步着、和資本主義體制對立着，它自己存在的事實本身，就實際說明了資本主義的腐朽，撼動着資本主義的基礎」（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三五二頁）。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直接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面，無產階級革命體現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學說，按照蘇聯無產階級革命的實例，使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進入末路。

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

怎樣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是革命地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馬克思提供了如下的過渡期的經典的定義：「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放着革命地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相當於這個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除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外，不能是別樣的」（馬克思，「哥特綱領批判」，見「著作選集」，第二卷，四一九頁）。

社會的革命改造，是「出生着的新社會和崩潰着的舊社會巨大鬥爭」的時期（「馬克思全集」，第三卷，七七頁）。由歷史上知道，任何一個擄取者階級，都不會自願地退出歷史舞台；爲着把它排除，永遠要求被壓迫階級方面的革命暴力。

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是由資本主義「和平地長出」社會主義的方法來實現（考茨基、希爾索丁、勒涅爾、布哈林及其他社會主義的叛徒們，曾經斷定由資本主義能够「和平地長出」社會主義），而是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使用無產階級和擄取者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方法，經過肅清擄取者階級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環境中所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來實現。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指出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不是短時間的行為，而是長時期猛烈的、持久的鬥爭。斯大林說過：「無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不應當看做許多『最革命的』法令和佈告一樣的一剎那的時期，而應當看做全部內戰和對外的衝突、持久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的整個歷史時代。這個歷史時代，不僅對於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和文化前提必要的，而且爲着使無產階級有這樣可能性也是必要的：第一，教育和鍛鍊自己成爲有能力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以保障組織社會主義建設的傾向來再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的階層」（「列寧主義問題」，二六一—二七頁）。

馬克思對工人說過：「你們應當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戰及國際戰鬥，不僅是爲着改變現存的關係，而且也是爲着改變你們自己並成爲對於政治統治有能力的」（「馬克思全集」，第八卷，五〇六頁）。

共產主義發展的兩個階段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把共產主義的發展分爲兩個階段——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低級階段上（習慣上把它叫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是要把一切生產手段社會化，肅清階級，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紀律，及在勞動的高度生產性下創造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在社會主義時代，勞動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和榮譽。在這裏，是下述的原則支配着：「誰不工作，誰就沒有飯吃」、以每個人人都按能力來貢獻，每個人都按勞動給酬報」。要求社會和社會主義國家方面，是嚴格地監督勞動和消費的標準。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除勞動的平等權外，還不消除與完全的平等。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個階級還是佈滿了舊社會的「斑點」的，在經濟中

人們的意識中都還有舊的殘餘，它自己還帶有資本社會的痕跡，因為它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內涵變化出來的。

社會主義時代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準備着漸漸地轉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階段至高級階段的條件。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中，消滅着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性、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性，勞動由生產的手段變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社會實現着這樣的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

列寧發展了馬——恩的過渡期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並天才地預言了把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他們這樣假定了：無產階級革命，要在世界各國，或就最低限度說來也與在資本主義的主要各國（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同時進行，並同時開始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

列寧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忠實的和徹底的學生，他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把它應用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時代——帝國主義時代。他在自己不朽的著作「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中指出了；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戰爭，爭取再分割世界的武裝鬥爭，會削弱帝國主義國家，並創造在帝國主義陣線最弱的一環突破這種陣線的可能性。他證明了：因為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使社會主義首先在幾國、或甚至在一國單獨獲得勝利成了完全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同時勝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在一國或幾國首先勝利了，而其餘的國家在某些期間却依然是資產階級的國

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六二頁)。

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可能性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提昇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上,因為它用適合新的歷史情況的新的論旨,代替了不適合變更了的歷史條件的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的論旨。「這是新的集大成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勝利的可能性、它的勝利的條件、它的勝利的前途的理論」(同書一六三頁)。

黨和政權是保證轉變的必要條件

共產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是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和決定的前提。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的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任務,首先是要拆毀、破壞、粉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軍隊、警察、法院等等);用武力擊毀、鎮壓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帝國主義代理人等等的反革命的出動、叛亂、怠工。

無產階級利用政權,第一是「爲着鎮壓採取者,保衛國家,鞏固和其它國家無產階級的聯盟,在一切國家發展革命並使它勝利」;第二是「爲着使勞動者及被搾取者大眾游底和資產階級破裂,鞏固無產階級和這些羣衆的同盟,把這些羣衆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無產階級方面對這些羣衆實行政治上的領導」;第三是「爲着組織社會主義,消滅階級,轉到無產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去」(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一二——一一三頁)。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許多敵人——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及其他,他們變成了法西斯主義保安局的代理人——爲反對斯大林所發展和鍛鍊的列寧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及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可能性的學說,進行了鬥爭。他們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歐羅巴聯邦」,它否定由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的過渡期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布哈林企圖誹謗、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及列寧的關於過渡期的學說，提出了敵意的「均衡論」與由富農「和平地長出」社會主義的理論，在革命以前努力束縛勞動者，在革命的時候對無產階級國家「原則上」的敵視，目的是要使資本主義復辟。

無產階級專政——新型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在保存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下的特種形體的階級同盟，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態。無產階級專政是民主政治的最高類型；它是無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形態，這種民主形態表現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無產階級專政是由人民自己率實行。從奪取政權的時候起，就在無產階級專政全部制度（政黨、蘇維埃、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同盟等等）的幫助下，以新的形態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中的領導地位，屬於勞動者的前衛——共產黨，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指導力量，它把勞動者團結在革命鬥爭的主要任務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周圍，並領導這種鬥爭和建設。

過渡期是新舊經濟鬥爭時期

列寧指出了：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新的和舊的經濟制度之間鬥爭的整個歷史地帶。「理論上沒有懷疑：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着一定的過渡期。它不能不在自己身上結合這兩種社會經濟制度的特色和特性。這種過渡期，不能不是臨死的資本主義和出生的共產主義的鬥爭時期；——或換句話說：是失敗的，但還不是消滅了的資本主義，和出生的，但仍是很虛弱的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的時期」（「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五〇七頁）。失敗的，但還不是消滅了的資本主義和出生的，但還是虛弱的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不能一下就解決。不備要把生產工具上

的大規模的私有財產、而且也要把小規模的私有財產（主要是說農民的私有財產）轉變為社會主義的財產的過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項最根本的、長期的和複雜的任務。

這樣看來，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政治上的強大的力量，而且也是經濟上的強大的力量，這種經濟力量是無產階級國家掌握國民經濟的統制權——如大工業、土地、銀行、運輸等等——為基礎，在經濟上統制資本主義，創造社會主義的經濟。在這種鬥爭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在過渡時期是作為統治階級。它領導全國，建立自己的經濟政策，實現國民經濟計劃，把這種計劃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極有力的工具來利用，選拔並養成自己的專家的幹部、自己的知識者羣，以及其它。工人階級以自己的政治統治權做基礎，在文化上來改造並再教育自己，而且通過國家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政策，來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改造並再教育一般勞動羣衆——首先是農民。像這樣把工人階級、農民、知識者羣，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自覺的工作者。

轉變不是聽其自然進行

革命地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不是自動地進行，不是自然地進行。而是以共產黨為首腦的無產階級和勞動者——農民，反對資產階級及其他擄取者的持久鬥爭來進行。依照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程度，階級鬥爭「沒有消滅」（布哈林派——社會主義可惡的敵人，企圖斷定這時消滅了階級鬥爭），而是採取別種更加尖銳的形態。被擊碎了敵人，表現了頑強的反抗，求助於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極殘酷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二五二頁）。「無產階級專政，是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持久鬥爭」（「列寧全集」，第二

蘇聯過渡期的幾個階段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這種關於作爲無產階級革命工具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的嚴密科學的論旨，被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的經驗完全證實了，在蘇聯，正在建設着共產主義社會。

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在蘇聯有許多階段，其中每個階段的特性，都要用蘇聯國內和國外情勢的一定的特殊性來說明。

從一九一七年的年底至一九一八年的年中時期，照列寧的說法，是「赤衛隊進攻資本」的時期。它包括齊查布爾塞維克領導下所實行的武裝起義和奪取政權，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機關，成立蘇維埃國家，樹立和平，掌握國民經濟的最高統制權——土地、銀行、鐵路、大工業、對外貿易，創立紅軍及他們反對游蕩武裝了的德國強盜——干涉者的英勇鬥爭，在鄉村中創立貧農委員會及鎮壓富農們。在這個時期，列寧就已經編製了計劃，着手社會主義建設。

但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被開始了的干涉及國內的內戰所破壞了。

這個時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經濟，是服從主要的任務——保障戰勝干涉者和國內的反革命派。全國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生活，都以軍事色調改組了。蘇維埃政府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國防的特別困難的條件所惹起的方略的體系。曾經實行了這些方略：蘇維埃政權不僅把大工業國有化了，而且也把小工業國有化了，建立了農產品的徵發制度，禁止穀物的私人貿易，實行了普遍的勞動義務。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蘇聯進入了復興國民經濟的第三時期。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政策的一項最重要的樞杆。從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起，蘇聯經濟的一切部門開始了迅速的恢復。列寧規定了：這個時期蘇維埃經濟的特色，是在於存在着多種結構，在於存在着各種類型的生產關係。有五種這樣的社會——經濟結構：（一）家長制的經濟，大部分是自然經濟；（二）小商品生產——大多數是農民經濟，它們從事着出賣農業生產品，以及手工業者；這種結構那時包括着大多數居民；（三）私人經營的資本主義，它在新經濟政策的開初是很興盛的；（四）國家資本主義，主要是租讓利權；（五）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工業（它在那時還薄弱）、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它們在國民經濟中佔着小得很的地位）、國營貿易和合作社。無產階級的任務是要肅清這種多種結構性，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競賽的行程中保障社會主義的勝利，保障無產階級一九一七年所獲得的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勝利，經濟上戰勝資本主義，經濟上戰勝資本主義。

從一九二六年起，開始了蘇聯過渡期的新階段——黨爭取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鬥爭的時期。黨在斯大林的領導下，粉碎了托洛茨基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好像在一國沒有勝利的可能性的反革命的理論，撲滅了右派資本主義復辟者的反革命的計劃，着手了全國工業化，並組織了就自己已的迅速說來是歷史中空前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建設、全部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

第一、二、三屆五年計劃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各年間，是蘇聯過渡期的特殊階段——第一屆五年計劃和爭取農業集體化的各年間，全線展開了的社會主義進攻及創造社會主義基礎的各年間。在這些年間，蘇

碎的農民經濟，絕大部分都在集體農場中結合起來了，集體農場由社會主義工業取得了巨大的技術。富農的財產被沒收了，轉交給了集體農場。以農民經濟的全面集體化為基礎，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了。蘇聯由細碎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及它的粗陋的技術和低下的收穫性的國家，變成了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的國家。「這是極深人的革命激變，由社會實質的狀態向新質的狀態的飛躍，它就自己的後果說來，是和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激變同等重要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二九一頁）。

第二屆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提出了這樣的歷史任務：澈底肅清國內資本主義的成份，在最新的技術基礎上完成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改造，使新的技術和新的企業熟練化。在這些年間，也特別注意了訓練幹部、提高教育、科學、文化專業的問題。

在第八屆蘇維埃非常大會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斯大林檢證了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國民經濟的一切領域中完全勝利的事實，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的根本實現。勞動者的這種極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勝利——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因為以領袖斯大林為首的共產黨勇敢的、革命的、賢明的政策才達到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記載在新的「斯大林憲法」——社會主義的憲法中。這些勝利保障了蘇聯公民的勞動權、休息權、教育權、養老以及疾病和喪失勞動能力的情形中的物質保障權。社會主義的勝利，提供了在蘇聯實行完全民主的選舉的可能性，實行秘密投票下的普遍、平等、直接選舉權的可能性。

蘇聯完成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同時，也就開始漸漸地過渡到新的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去。「斯大林憲法」確證了這種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蘇聯進入了發展的新地帶，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完成及漸漸地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去的地帶，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應當是社會生活的指導原理。

在這種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標誌下，編製了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屆五年計劃，莫洛托夫在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上提出了這個計劃，並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大體認可了。偉大工作的第三屆五年計劃，立起了這樣的任務：在技術——經濟關係中趕上並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擴大勞動者的消費到一倍半以上；在城市中實行普遍的中等教育，在鄉村中實行七年義務教育；在歷史事業中實行擴大範圍的方略，把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水準提高到工界——技術勞動的工作人員的水準；為着共產主義完全勝利，而保障勞動者的文化水準及共產主義意識普遍的提高。第三屆五年計劃所提出的極偉大的任務，是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有歷史重慶性的競賽中共產主義完全勝利的力量的最好的證據。

怎樣由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

由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過渡到第二階段——完全的共產主義，是要按照勞動生產性的繼續增大、城市和鄉村對立性的消滅、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對立性的消滅、蘇聯勞動者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的提高的程度，來漸漸地進行。這種轉變，要在自己特有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使用消滅資本主義的「斑點」和殘餘的方法來完成；共產主義制度在第一階段上，還沒有脫除這些資本主義的殘餘。

如果蘇聯國內有着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東西，那末共產主義在蘇聯的徹底勝利是和資本主義的包圍的崩潰有聯繫的。直到蘇聯依然處在現存的資本主義各國的包圍之圍的時候，共產主義的勝利還不能認為徹底的勝利。共產主義徹底的勝利，就完全保證免除資產階級各種關係復轉的可能性的意義說來，只有採取國際的規模才是可能的。完全保障蘇聯在國際上

干涉及資本主義的復辟的危險的問題，「只有採取聯合國際無產階級重大的努力和我們蘇維埃黨人民更加重大的努力的程序，才有解決的可能」。(斯大林)

粉碎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民族主義者、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一切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及爭取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勢力，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死滅的反革命的「理論」，目的是要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並實行資本主義的復辟。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是社會主義最可惡的敵人，他們變成了殺人犯、間諜、刺客、法西斯主義偵察部的代理人的匪團。蘇維埃政權，如同制裁人民公敵和叛國叛徒一樣，毫不留情地制裁了他們。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過渡期根本完成了。但這種勝利，無論如何都不是說廢止了和死滅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工人階級手中最銳利的武器；反而應當用一切方法來鞏固社會主義的國家，以便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免除外敵的威脅，以及反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個別團體和人們，主要是反對資本主義包圍的代理者們。因此在共產主義的第二階段，也應當保留無產階級國家、紅軍、內政人民委員會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其餘機關。

蘇聯建設成功與其他世界

社會主義在世界六分之一的部分上勝利了的時代，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機能，是要保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解除資本主義的包圍，組織着戰勝資本主義的包圍，組織着世界各國共產主義的勝利。這將構成以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鬥爭的整個體系。

時代。列寧早在一九一五年就寫過：社會主義國家勝利的無產階級，「剝奪資本家及替自己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時候」，要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它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二三二——二三三頁）。在這種鬥爭中，將有不少的各種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和殖民地戰爭、無產階級和農民反對統治階級的武裝起義、民主國家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以及其它。

蘇聯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興盛、增大，它的「斯大林憲法」，蘇聯各民族的爱，指出了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面前有着巨大的優越性。由這裏產生了擄取者階級方面、尤其與說到德國和日本法西斯主義方面對蘇聯的寒心、嫌惡、野獸般的敵意。資產階級及它的法西斯主義的主導人物，在和蘇聯的鬥爭中，每天都喪失了一切新的陣地，把戰爭看做唯一的出路。蘇聯盡全力預防軍事危險，但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捲入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西班牙和中國的事變指出了：蘇聯成了全世界民衆一切民主和進步運動的吸引力。工人組織中間、勞動者中間、知識者羣的優秀代表之間向消統一行動的突進，向着統一的人民戰線的突進，不可制止地加大了。世界加緊地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分裂了。「進攻的思想在大衆的意識中成熟了」。（斯大林）

蘇聯過渡期的經驗，將被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和人民革命運動所利用，而且已經利用了。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的蘇聯人民，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事業中，有力量執行自己的任務；在爭取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的事業中，有力量執行自己對於世界無產階級及全世界勞動者的義務。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及其特徵

共產主義，是將來的社會制度，它是以大規模科學地組織的社會生產、生產手段的社會所有、有組織的分配為基礎的。在生產力高度水準的基礎上，因為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創造性和努力的結果，會達到共產主義的勝利。因為消滅了生產手段上轉私有財產，共產主義時代不能有階級、榨取和國家。高度技術和勞動的科學組織，是高度勞動生產性的基礎。勞動本身，為自由、為不知道榨取的社會的勞動，在一切都豐富的條件中，在共產主義時代，成了人的第一種需要，成了一種享樂。共產主義社會的成員的文化——技術水準，高到了這樣的程度：有可能完全克服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性。解除了一切榨取結果的社會，取得了這種可能性：指導那些在資本主義時代因階級鬥爭而消耗了的、因爭取生存的鬥爭而弄得疲憊不堪的力量，支配自然的力量，目的是利用它們來謀一般的福利。因此共產主義社會將擁有巨大的生產可能性及消費資料的存儲量。這對社會提供了充分滿足自己的成員的各種需要的可能性。一和偏僻的各方面發展的同時，也增長了生產力，集體財富的一切泉源也成了極充足的，只有這時才能完全克服資產階級法律的狹窄的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

其力、各取所需」(見「馬一恩全集」，第十五卷，二五七頁)。斯大林在和美國工人代表團第一次談話中，這樣鈞連了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基本特色：「……這將是這樣的社會：(一)在那裏將沒有生產手段和工具上的私有權，而將是社會的、集團的所有權；(二)在那裏將沒有階級和國家政權，而將是工業和農業的勞動者在經濟上支配着，如勞動者的自由協會；(三)在那裏，國民經濟是按計劃組織的，無論在工業領域中或在農業領域中，都將是以最高的技術做基礎；(四)在那裏將沒有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對立；(五)在那裏，生產品將是按照法國老共產主義者的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來分配；(六)在那裏，科學和藝術將取得達到充分繁榮的十分順利的條件；(七)在那裏，免除了對於小片麵包的憂慮及對「暴力世界」阿諛的必要的個人，成了真正自由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三頁)。

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

在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中，馬克思分成了兩個階段：(一)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社會主義)，是這樣的社會：它「……剛剛由資本主義社會中走出來，因此它在一切關係中，在經濟的、倫理的和精神的關係中，依然保留有舊社會的斑點，它是由這種舊社會的內部變化出來的」(見「馬一恩全集」，第十五卷，二七四頁)。「生產手段屬於全社會」(「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四三三頁)。但還繼續保留有資產階級法律、貨幣、工資的某些形態。「……每個個別的生產者，由社會取回的東西，除去一切扣除的部分外，恰如他對社會所提供的數量」(見「馬一恩全集」)。這些扣除的部分，是用來擴大再生產，用來滿足社會的需要。

，以及其它。這，如同馬克思說過的，還是資產階級的法律，因為對每個人都按他的勞動給酬報，這也就預定了不平等，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的能力還不是一律的，天賦還不是一律的，也不是一律地工作者。在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上，還保留着國家，作為核算勞動、和階級社會的殘餘鬥爭、抵禦資本主義的勢力和殘餘的機關。(二)僅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才能實行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巨大的勞動生產性，把必要的勞動時間引到了最小限度，強制勞動讓位於創造性的勞動，這種勞動提供了個人的滿足。在這個階段上，共產主義社會才能「自己特有的基礎上」(馬克思)自由地發展着，而不是在由資本主義繼承來的那種窄狹的物質基礎上發展着，才能解決共產主義的偉大的文化任務。這一切，把共產主義造成了最前進的、最文明的、對於人類最有利益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與原始共產主義不同

這些特色，使將來的共產主義制度，無論和以前存在過的所謂的共產公社的形態(原始共產主義制度及各時期發生的共產公社)，無論和各種改良主義者和思想家的想像所描述的將來的「理想國」，都有區別。原始共產主義，表現在勞動和它的生產品的享有的公共性中，但這種共產主義，是建立在極低的經濟基礎上，建立在原始的技術和低下的勞動生產性上。這把收取剩餘生產品造成了不可能的。所以原始共產主義是貧窮和野蠻的共產主義。

原始共產主義的各種殘餘及公社生活的殘餘(意大利的馬爾卡(部落)、土地公社、強盜「公社」及其他)，和將來的共產主義制度也毫無共同點，因為這些經濟形態沒有排除階級的競爭，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成了極端落後的和遲滯的。因此甚至古代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描寫將來的

共產主義的國家的理想，也把它當作階級的國家，這種國家是被最高的聖賢和武士階級統治着，應用奴隸的勞動。

古代基督教的共產主義、中世紀的共產主義的異端派的共產主義，都描述了將來的社會制度，並以這種形式的制度來實現共產主義：它是以消費的共產主義為基礎，而絕不是以生產的共產主義為基礎。小生產幾乎是那時獨佔的農場形態，不像農民的農場是這樣的，而且地主的農場也是這樣的；地主的農場，也是由農民應用那種和小農農場一樣的方式經營着。和鞏固的小經營配合着的財產的公平分割、共同消費，成了被壓迫階級的理想。

與空想共產主義不同

在資本主義和大經營發展時期就形成了的烏托邦的（空想的）共產主義，高高地估計了大生產的利益。在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中，尤其表現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偉大的空想主義者的學說中，我們碰着了生產手段社會化的思想，對有組織的經濟的高度作用的承認。在空想主義者的學說的影響下所組織的共產公社中，應用了公共的勞動組織。但空想主義者以為：爲着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只要叫人確信資本主義制度不公平，及設想了真正公平的和完善的制度就足够了（甚至不用着廣大羣衆的手）。馬克思主義者證明了，「這種轉變，不是因爲理解階級的存在和公正、平等及其它的思想之間的矛盾，不是因爲消滅階級的單純的願望，就成了可能的，而只有在它們一定的新經濟條件存在的時候才成了可能的」（恩格斯，「反杜林論」，二〇二頁）。馬克思指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引到資本主義的關係幾乎囊括全人類社會，從別方面說來，它也引來了資本主義矛盾空前的尖銳化，會引到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破滅。資本主義的這種破滅，不會「自

動」到來，它與無產階級、不倦地增長着和組織着鬥爭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準備起來和加快起來。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及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創造性的努力，是資本主義發展及無產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共產主義，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說來，不僅是社會結構的理想，而且是關於社會發展的學說，這種學說，鼓勵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大眾，進行推翻採取者階級的統治、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鬥爭。無產階級有組織的階級鬥爭，鑲入了共產主義的羣衆運動中，這種運動從第一步就帶着國際的性質。

是革命運動而不是改良運動

中世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已經就受着共產主義的異端派所宣傳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十八世紀末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社會下層的大規模的運動，提出了社會平等思想。共產主義的學說，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工人運動中，找到了完全的形成。德國先進工人在國外的組織，一八四七年取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名稱，並提出了這樣的口號：「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委託而起草的「共產主義宣言」，異常清楚並明白地敘述了共產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及共產主義的綱領，它很快就成了國際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鬥爭綱領。第十國際（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奠下了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國際鬥爭的基礎」（「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七頁），把馬克思主義作成了無產階級的綱領。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年在各國發生的工黨，這些工黨擁有極廣大的工人羣衆，大部分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綱領。第二國際是這些政黨的薄弱的聯合，但它依然「是帶

備在許多國家中廣大展開運動的地域的時代」(「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七頁)。
二國際的理論家們，歪曲了馬克思的學說，並儘一切努力來使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變成改良主義運動。只有在俄國無產階級反對專制政體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的革命情況中成長出來的布爾維維克主義，它從最初就作為主張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的黨派存在着，因為列寧和斯大林不朽的勞績，才復活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帝國主義——為基礎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這種學說造成了國際全體無產階級的鬥爭綱領。「第三共產主義國際，繼續第一國際的事業，接受第二國際工作的成果，斷然清除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它的社會——愛國主義，它的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着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國際綱領」，七頁)。

十月革命與共產主義建設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提供了在蘇聯展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蘇聯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的農民同盟，粉碎了被推翻的階級和世界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的勢力的同時，更發展了全部國民經濟強有力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布爾塞維克黨，毅然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並實施了列寧的創造大規模社會主義工業和先進的社會主義農業的方針的同時，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達到了全國工業化，把蘇聯由落後的農業國家，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家，創造了強大的蘇維埃農場，結束了小農場的細碎性，把他們變成了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農場。在第一屆五年計劃的年間，就奠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基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年間，是爭取肅清搾取階級、爭取建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不斷鬥爭的年代。工人階級在戰勝了資產階級和地主以後，

又粉碎了並肅清了人類最多的搾取者階級——富農階級。社會主義，列寧扼要地用「階級消滅」來說明了它的特性，已經得到了極偉大的歷史意義的勝利。「如果舉出我國現在的社會基礎，那末它就完全適合這種事實，國家的全部國民經濟都成了社會主義的。就這種意義說來，我們已經解決了肅清階級的任務」（莫洛托夫）。還留有被肅清了的階級殘餘，還沒有完全撲滅個別的敵意分子，社會主義國家對他們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如同對他們一樣，也對資本主義在經濟中及人們意識中的殘餘進行了鬥爭。但這一切，都不過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上不可避免的「斑點」。

現在蘇維埃國家的制度，準備着產生和發展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要素、萌芽的條件。爭取發展勞動生產性的羣衆運動，就是一個這樣的要素，這種運動發生在一九三五年，是在史達哈薩夫運動的名稱下著名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的猛烈成長、工業和農業中新技術的發展、新的生產幹部對這些技術熟悉成功、這些幹部文化——技術水準一般的提高、全國民衆物質富裕的迅速加大——這一切，把爭取高度勞動生產性的鬭爭造成了勞動者們切身的事情。史達哈諾夫運動，反映了勞動者達到最高的勞動生產性的水準——資本主義生產中不可能的水準——的熱望，反映了工人和集體農場員斷然提高自己的文化——技術水準的熱望。斯大林這樣說明了這種運動的特性：它在「準備着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條件」（斯大林），「蘇聯全國第一次史達哈諾夫運動者會議上的演說」。大衆文化——技術的提高，會達到克服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性，會達到財富空前的加多，會達到可能完全滿足社會一切人員的需要，會達到實現這種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這種大衆文化——技術水準的提高，是共產主義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